

你不爱我，我不爱你，很好，扯平了。

耳元
著

Er Yuan Works

宁为我心

NING
WEI
WO
XIN

一个可笑的错误，林烟嫁给宁则远，

本以为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就可以各安天涯。
四年后/她想就此放手/他却纠缠不休。

“我不能给你整个世界，但能把我的整个世界都给你。只要你要，只要我有。”

“如果我要你的命呢？”

“那你也拿去！”

可是宁则远/我从来/只想要你的爱。



耳
元
著

Er Yuan Works

宁为我心

NING
WEI
WO
XI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宁为我心 / 耳元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360-7

I. ①宁… II. ①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2215 号

书 名	宁为我心
作 者	耳 元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飞言情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田 云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 设 计	小茜设计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字 数	248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360-7
定 价	2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隐婚这件小事 001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前几天。”“和谁？”“一个男人。”

第二章 这个总裁不太冷 017

她醉酒之后做过的最丢脸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把宁则远睡了！

第三章 挑逗高冷男神 033

“我怕自己把持不住，又把你……”顿了一下，她走到宁则远面前，轻声地说道，“又把你吃掉！”

第四章 禁欲苦行僧 046

林烟静静地看着，忽然觉得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宁则远就像一个苦行僧，脱离了肉欲，一心潜修，只为等着心中的女神。

第五章 婚姻不过是逢场作戏 060

“林烟，我嫌你脏！”男人的声音冰冷，没有一丝温度。

第六章 很好，扯平了 073

“林烟，你恨不恨我？”他又固执地问了一遍，声音暗哑而又低沉。

第七章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085

沈沉舟双眼泛起一丝猩红，他紧紧盯着她，问：“林烟，你和宁则远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八章 秒变豪门弃妇 098

他的林烟走了，真的走了，一走了之……茫茫人海中，他今生今世只怕是再也找不到她，再也见不到她了！

第九章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120

那一瞬间，那句“珍珠是不是我女儿”就要脱口而出了，他的心甚至突然跳得厉害，可他忽地又不敢问了。
万……不是呢？

第十章 一朝沉入梦，此生不愿醒 143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宁则远怒不可遏地说，“我已经查过了，你根本就没有结婚！”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林烟，别来无恙 157

他绅士起来永远这么有风度，既斯文又儒雅——只有林烟知道，他浑蛋的时候是什么模样。

第十二章 她比烟花寂寞 171

她失去了一个亲人，失去了一个家，还背负上一笔血债，怎么可能会有好？

第十三章 来不及说爱你 185

“林烟，你让我死吧，我真的……受不了你这样。”他痛苦得要命，既痛苦又抓狂，但又无可奈何，他在林烟面前永远是一败涂地。

第十四章 宁先生，请自重！ 200

“你花他的钱和他的属下套近乎，他能更蠢一点吗？”说到这里，她不无感慨，“宁则远真舍得陪你胡闹。”

第十五章 心字成灰 217

如果他们的孩子还在，他会不会也这样温柔？如果他知道他失去过一个孩子，会不会难过？

第十六章 她欠他的，永远还不清 232

林烟冷冷地推开他，冷笑道：“宁先生，你之前说过不会来打扰我的生活，这话还算数吗？”

第十七章 这次不会再放手 249

他要找到她，用尽所有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

第十八章 我只在乎你 264

“那你们为什么会离婚呢？”宁则远望向窗外，目光浅浅的，是说说不出的怅惘情愫。“因为我没有好好珍惜那段婚姻。”

第十九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282

他甚至不知道，不知道他曾有过一个未出世的孩子！那是他今生今世都无法弥补、无法偿还的债！



入冬了，天气渐凉。

林烟刚陪一个大客户吃完饭，这会儿累得实在不想动弹，倚在汽车后座上闭目养神。

“烟姐，刚才沈总的秘书打电话过来，说明晚有个重要的饭局，沈总要你一起参加。”

林烟面色有一瞬间的怔忡，过了一会儿，又懒洋洋地闭上眼，嘴角勾起一抹讥笑。

她掏出手机，拨通沈沉舟的电话：“沈总，明晚的饭局我不参加。”

“理由？”

林烟盛气凌人地回答他：“沈总，公司规定我每周只陪一次客户，而且……我已经向老于递了请假申请。”

电话那头的人半天没说话，就在林烟怀疑电话是不是已经断线了的时候，沈沉舟的声音才从那头传过来：“你请了什么假？”

林烟愣了一下，她都快要分不清电话那头的人是谁了，是业界崭露头角的沈沉舟，还是当年她口中的沉舟……

林烟扯出一个职业的笑容，淡然回道：“沈总，我要休婚假。”

她能想象电话那头的男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皱着眉头的模样，不过他总是很善于掩饰，至少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平静无波的。

他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前几天。”

“和谁？”

林烟笑了，嘲弄道：“一个男人。”

“啪”的一声，那头挂断了电话。

林烟放下手机，靠在后座，慢慢地揉着太阳穴，想休息一会儿，不过脑子太乱，始终



睡不着。

她盯着手机想了想，又拨了一个电话，回答她的是机械的语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林烟毫无形象地翻了个白眼，退出拨号界面，拿着手机玩“开心消消乐”。

回到家，林烟直奔浴室洗了个澡，等她从浴室出来，赫然发现沈沉舟的车停在她家楼下。

林烟愣愣地看了一会儿，唰地将窗帘严严实实地拉了起来，不顾头发还湿着，直接关灯，闷头倒在床上。

黑暗如同一张网，慢慢地覆盖上来，将她团团裹住。

林烟猛地睁开眼，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指尖在手机屏幕上滑动几下，最后停在一个名字上。她犹豫了很久，最后才下定决心摁下通话键。

回答她的终于不是冰冷机械的“用户正忙”，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她渐渐地平静了下来，静静地等着。终于，电话通了。

“喂？”男人清冷的嗓音传过来，他那边很吵，嘈杂的声音透过电话传过来。

对方显然没有要去安静一点的地方接电话的打算，冷冷地问道：“有事？”语气听着有些不耐烦，林烟都能想到他眉心拧在一块儿的模样。

她哧哧地笑道：“是啊，有事。”

“什么事？”

“查岗！”

林烟话音刚落，电话那头就有声音飘过来：“阿则，好了没？该你出牌了！”——是个女人的声音。

电话里突然安静下来，谁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林烟扛不住，先开了口：“去吧去吧，省得别人眼巴巴地盼着。”

电话那头的人显然不愿多解释，只淡淡地“嗯”了一声。这一声回应特别轻，通过电话传过来，在空旷孤寂的暗夜，一点点放大……

“则远——”林烟轻轻唤了一声，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林烟很少这样亲昵地喊他，那边大概有些措手不及，沉默了一会儿才不耐烦地反问道：“还有事？”

林烟说：“我请了婚假，你有没有……”

“没有。”

林烟没说话，默默地挂断了电话，一个人盯着天花板望了半天，露出了一抹自嘲的笑。

她果然是孤独太久了，孤独到连智商都不够用了，居然指望他能来陪她！

林烟这一晚睡得并不好，那些过往在眼前来来回回，跟放电影似的，一幕接着一幕——全都是痛苦！

因为这些噩梦，林烟心烦意乱，第二天眼圈乌黑，一脸倦意，刚进公司就被同事老于通知去顶楼见沈沉舟。

“为什么？”林烟现在一点都不想看见那个人。

“大概是宏远的项目……”

听见是工作原因，林烟只能硬着头皮上楼去。她刚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口，门“咔嚓”一声开了，一抹窈窕的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林烟垂下眼，很想当自己没看到。前任与现任碰面本就是件尴尬的事，大家互相无视就好，可舒曼从不会这样……

“林烟！”

掩去眼中的厌恶之色，林烟笑起来：“舒曼，好久不见。”

“少装模作样！”舒曼走近林烟，压低声音说，“你在背地里干的那些龌龊事，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这个人抢了她的男人，居然还在这儿冲她鬼喊鬼叫？

舒曼得意地嗤笑道：“我说……我看见你就觉得恶心。你还扮什么可怜无辜？你勾引沉舟不就是为了钱吗？不如直接开个价！”

“说吧，你要怎么样才肯离开这儿？”舒曼轻蔑地问她。

看着这张妆容精致却备显狰狞的脸，林烟紧紧握着拳头，过了很久才慢慢松开。

她凑到舒曼的耳边，低声说：“舒曼，你去问问里面那一位，看看他让不让我走……”

舒曼被气得说不出一个字，抬手就要甩过来。

林烟眼睛微眯。

此时，一个人快步走过来，死死地握住舒曼扬起的手，正是沈沉舟！

舒曼慌了，连忙解释说：“不是的，沉舟，我……是她不要脸！”

沈沉舟看向林烟。

林烟不看他，笑嘻嘻地对舒曼说：“舒小姐，别把我想得和你一样龌龊。”顿了几秒，她咬牙切齿地补充道，“我再怎么恶心，也不会去抢别人的东西！”

看着沈沉舟的脸色变得苍白，林烟心底升起一种近乎变态的快感，她痛一分，他就必须痛十分、百分！

林烟转头对秘书宋青说：“小青，你帮我向沈总请个假，就说我被恶心到了，需要休



息！”

林烟匆匆看了沈沉舟一眼，转身快步离开，直到走出安信，才突然哧哧地笑出来，可笑着笑着，又觉得有些难受。

和沈沉舟刚分手的时候，林烟就想离开安信，可是……她舍不得，不是舍不得这个男人，而是舍不得这个公司。

在安信最艰难的时候，她放弃一切，毅然决然过来帮沈沉舟。这里有她完整的青春，有她的痛苦和眼泪，有她的成长和挣扎，她怎么舍得？

林烟心情很差，被舒曼一刺激更如雪上加霜。

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喜欢花钱，林烟也不例外，只是她的钱向来只花在丝巾上。她喜欢丝巾，是好几个牌子的忠实客户。

林烟坐在高脚凳上，一个和她相熟的男店员替她将齐腰的头发束起来，然后将丝巾系在她纤细的脖子上。

男店员由衷赞叹道：“阿烟，这条丝巾很适合你！”

林烟对着镜子看了看，回头冲他笑道：“是吗？”

“林小姐……”突然有人叫了她一声。

林烟愣了一下，就见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正站在店外，她疑惑道：“你是？”

中年男人没回答，只是指着停在外面的一辆黑色奔驰，说：“林小姐，宁先生在车里。”

林烟恍然大悟，大概是有人以为她和小鲜肉当众调情，觉得丢脸了……

她付完账，走到那个中年男人跟前，颇有几分得意地说：“抱歉，请叫我宁太太！”

中年男人愣了片刻，然后毕恭毕敬地改口道：“好的，宁太太，宁先生在车里等你。”他接过林烟的“战利品”，又替她打开车门。

看着那扇车门，林烟心里才闪过一丝害怕，她犹豫了一会儿，咬牙坐了上去。

后座的男人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棱角分明的俊脸隐藏在阴影里。

“则远，你怎么回来了？”林烟故作热络。

宁则远完全没有要搭理她的意思，示意司机开车，留给她的是一张冷酷的侧脸。

Z市一面沿海，三面环山，车沿着山道缓缓开进一栋老宅。老宅前是一道略显斑驳的铁门，铁门上缠绕着一大片油绿的爬山虎，偌大的宅邸有些空……这里的一切，林烟都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的是宁则远的房间，窗帘、地板……漫天漫地的黑色，只有一张床是白色的。

林烟坐在床边，嫌弃道：“哎，你不觉得自己像住在殡仪馆一样吗？”

宁则远这才淡淡地看了她一眼，随手将领带扯下来，语气平静无波：“你如果不喜欢，可以去客房。”

“我干吗要去客房？”林烟不满地嘟囔着，这是她名义上的家，还有，他是她的挂名男人。

宁则远回头，戒备地盯着她。

想到电话里的那个女声，林烟似乎捕捉到了什么，坏笑道：“你不会是在为谁守身如玉吧，阿则？”

宁则远脸色变了，终于忍不住出言讥讽：“林烟，沈沉舟不要你之后，你就那么随便……和人调情？”

他说话时，林烟已经将阳台门推开，一股冷风灌进来，她就站在那儿，回头看着他。远山渐变，她孤寂的身影落在山影里。

“宁董事长，你也不怎么样啊，我们这是半斤八两……”林烟的笑容里没有一丝温度。

宁则远微微眯起眼，忽然笑道：“林烟，我很好奇，如果沈沉舟知道你和他分手之后嫁给了我……他还会不会信任你？”

林烟没理他，慢慢地回过身，顺着阳台的栏杆往下看，有那么一瞬间，她想纵身而下……

这世间，没有了父母，没有了爱人，她还剩下什么？

这一天，宁则远在楼上的书房办公，一整天没有露脸，就连中饭都是保姆宋妈端进去的。

他的态度很明确：冷落林烟。

林烟根本不在意宁则远这种无聊透顶的心思。她趿着鞋，楼上楼下地乱跑。

宁家的这座老宅有些年头了，林烟小的时候还跟父亲来过一次。那时候，这里的男主人还是宁秉承——宁则远的父亲。而当年那个叫宁则远的小朋友和现在的他一样，永远摆着一张臭脸，只站在房门口冷冷地看她一眼，又幽幽地飘回自己的房间——像孤魂野鬼似的！

那次来宁宅，林烟便觉得压抑，没想到十几年后还是这样。这么好的地方，就这么被那个冷情的人浪费了，弄得没一点生气，可惜啊……

林烟一边叹气，一边指挥用人收拾屋子。

秉着“凡是宁则远喜欢的东西一概扔出去”的原则，林烟今天一共扔出去三盆盆栽、两条毛毯和一只猫。好吧，那只猫扔不出去，因为它又自己跑回来了……



每当宋妈或者旁人反对时，林烟就笑得特别无耻：“抱歉，我是宁太太！”于是大家只能忍气吞声。

林烟很得意，谁让宁则远不让她好受呢？她心里不好受，那他也别想好过！

林烟忙碌完，躺在花园的摇椅上沐浴夕阳，仰头的瞬间，正好看见宁则远站在窗户外打电话。

也不知电话那头的人在说些什么，他的脸紧绷着，十分严肃，那张英俊干净的脸上，除了少年时期的冷漠，又添了一份暴戾。

宁氏新上任的这位董事长，是名校海归、业界精英，履历很漂亮，帅气又多金，是个标准的高富帅，不说家底，单就往那里一站，就有大把大把的姑娘喊着要嫁给他。可他偏偏娶了林烟，这大概是他人生中唯一的污点吧……

林烟笑了笑，揪下一片爬山虎的叶子，噤噤噤地跑上楼去。宁则远在书房，听着外面的脚步声，眉头紧皱，心里更烦躁了。

书房的隔音效果已经算好了，可这一天，林烟的脚步声不停地在各处响起，最要命的是，这个人还一点自觉都没有，比如刚才，她还在楼下鬼吼鬼叫：“啊，宋妈，这个是则远喜欢的！”

他还以为林烟要说出什么话来，没想到下一刻，林烟无比顺口地说：“那扔了吧，我一点都不喜欢……”然后，他就听见“喵喵”的惨叫声……

该死，她居然动他的小黄！

听到小黄惨叫的时候，宁则远当时就站起来，想下楼去教训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可想了想，又坐下了。他不想看见这个女人，一点都不想！可没想到林烟变本加厉，居然又扔了很多东西！

宁则远忍到现在，几近崩溃。他烦躁得恨不得将林烟丢出去，偏偏这一回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响到书房门口，居然停住了。

宁则远一愣，下一刻，门开了，林烟那张笑得格外可恶的脸探进来：“则远，我们……”

不等她说完，宁则远冷着脸说：“我让顾锐送你回去。”

“回去？”林烟夸张地笑起来，“回哪儿去？”

“随便……你自己的房子，或者，我其他的公寓，再不然，你想要哪儿，我买给你……”看来他已经忍到极限了，连送房子这种土得掉渣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林烟笑咪咪地摊摊手，无辜地说：“可是，则远，我本来不想来的呀，是你请我上车的……”

宁则远沉默了片刻，又问她：“林烟，你不用回公司吗？你不是沈沉舟的左膀右臂吗？”

林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则远，我被沈沉舟的未婚妻赶出来了……”她说，眨了眨眼睛，居然有那么一些可怜的意思，然后继续说，“则远，我没工作了，求包养！”

“……”

宁则远痛苦扶额，心想：和女人真是说不清楚，不，应该是和林烟说不清楚！

他深深地吸了好几口气，铁青着脸问：“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林烟笑眯眯地走过来，趴在长方形书桌的一侧，探过身，往亮着的电脑屏幕上看了一眼。宁则远见状嗤笑一声，将电脑合上。

“宁董真是小气，让我看一眼又不会怎么样……”

宁则远双手交叠，微笑着说：“你告诉我你们公司的底价，我就让你看。”

“算了，在家不谈公事，我们还是去看电影吧？”

宁则远打开电脑，目光移回屏幕，冷冷道：“林烟，我在忙。”

“我知道啊，则远，我们去吃晚饭吧？”林烟锲而不舍地说。

“我没空！”

“则远，我们……”林烟顿了一下，忽然凑到他面前，收起不正经的表情，一脸正色地盯着他。

宁则远被她瞧得不自在，偏过头，目光恰好对上那张微微嘟起的红唇，只见红唇轻启：“我们去睡觉吧。”

宁则远气得关上电脑，忍不住吼道：“林烟，你到底怎么回事？！”

林烟揪住他的衬衫领子，踮着脚，慢慢靠过去。

男人衬衫底下的身体彻底僵住，薄唇更是抿成一条线，他紧紧地盯着林烟。

“则远，你放松一些，你这样，我更把持不住……”林烟在他耳边小声道。

这些引人遐想的话如同毒蛇灵巧的芯子钻进宁则远的耳中，他的身体更僵了。

宁则远紧紧握拳，想推开林烟，却没想到双手正好扶在林烟的腰际。

林烟也愣住了。

女人的腰总是纤细的，又很柔软……指尖的触感让宁则远有些难堪，他无力地垂下手腕。

两人鼻尖抵到一处，嘴唇挨得很近，只要再往前一点点，便真的吻上了……林烟闭上眼睛，那一瞬间，她也有些恍惚了。她再度睁开眼，看着近在咫尺的薄唇，终于忍不住笑出泪来。

林烟松开他的衣领，又慢慢替他抚平，模样认真而又专注。宁则远粗鲁地推开她的手，起身往外走。

“你去哪儿？”林烟开口问道，声音里似乎透着一丝恍惚。

“既然你赖着不走，那我走……”



看着男人挺拔的背影，林烟垂下眼帘，觉得自己真是无聊透顶了。

这一晚，宁则远没有回来，林烟窝在他那间殡仪馆一样的卧室里，蜷缩着身子，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半夜里，有个毛茸茸的东西跳上来，拱她的脑袋。她揉揉它的脖子，学着它“喵喵”叫了两声。

第二天吃过早饭，司机送林烟上班，车还没开到安信，林烟就喊“停车”。

她并不愿意被别人知道她和宁则远的关系，当然，宁则远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这场婚姻到底算是怎么回事？

到了公司楼下，见等电梯的人很多，林烟特意绕到大楼后面。楼后有一部独立的电梯，除了公司的几个老员工以外，很少有人知道。

她一边等，一边在心里琢磨要怎么写辞职信。虽然她和宁则远的婚姻她也说不清楚，不过她到底冠上了一个“宁太太”的称呼，还是避嫌为好。

这时，一个身影走了过来，在她身边停下。林烟抬头看清来人，又默默低下头。

沈沉舟沉默了一会儿，说：“阿烟，对不起……”

人生最残酷的，就是这几个字。

林烟的心被狠狠地揪了起来，她咬着唇，端着肩膀，笑道：“沈总太客气了，有什么对不起的？我还要恭喜你好事将近呢。”

此时，“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林烟率先进去，沈沉舟跟在后面，林烟把他推了出去，说：“就当是为了我，你坐下一趟吧。”

沈沉舟眼神暗了下来，很听话地默默退了出去。

电梯门缓缓关上，看着那人逐渐被电梯门遮住的身影，林烟的泪水突然涌了上来……

如果这是电影，这个时候，男主角必然会奋不顾身地挡住要关上的电梯门，然后给女主角一个拥抱。可惜，这不是电影，而她也不是他的女主角……

林烟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就接到通知，公司让她跟进宏远的项目。

宏远是一家网络建设公司，目前正在准备整体出售，有好几家公司看中了这个项目，都在竞标想拿下它，安信也不例外。

她正想着辞职，当然不愿意再接项目，可老于笑呵呵道：“林烟，我相信你的专业素养，你总不会因为个人感情而影响工作吧？”话锋一转，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林烟，就算你把辞职信递过来，我也不会批的，沈总更不会批，你明白吗？”

林烟不出声了，她现在似乎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了。

林烟心情不好，偏偏宏远的项目很急，一堆人围着她问这问那。她摸不清楚情况，干脆打电话给宏远的负责人，希望能够实地看一下宏远的机房和网络设施，再做个具体的方

案。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们项目组一共五个人，乘着商务车来到宏远厂区门口。

林烟正要下车，就听一个小姑娘突然说：“哎，那人是谁啊？”

林烟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眼就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宁则远穿着黑色的大衣，衬得身形既修长又挺拔。他和宏远的老板并排走着，微笑着听对方说话，这一笑，看得一群小姑娘眼睛都直了。

宁则远察觉到这边的动静，偏过头，视线淡淡扫过她们。

那帮女孩一个个窃喜不已，只有林烟“噤”了一声，漠然地别过头，腹诽着：皮相好就了不起？

一群人与她擦肩而过，彼此没有任何交流，只当互相不认识。

可当林烟察看宏远机房设备的时候，忽然收到了宁则远的短信：你不该参与这个项目。

抱歉，宁董，你无权干涉我们安信的工作。林烟回他。

为什么？宁则远问道。

为什么？这个人居然问她为什么？这不是废话吗？

林烟想了想，认真地回道：因为，我要借机吃了你……

果然，那边偃旗息鼓了，林烟的心情也终于好了一些。

一行人回到公司，林烟立即召开了关于宏远项目的会议，在会上，林烟初步谈了自己的想法，却引得众人惊呼：

“林烟，光是并购宏远我们就已经有些吃力了，你还想再增加设备的采购？”

“这摊子铺得太大，咱们吃力，业内也没几家可以做啊！”

“年底各部门压力本来就大，我们……”

……

等大家渐渐安静下来，林烟才淡淡地说道：“这些现状我都清楚，可宏远的项目太过抢手，其他各家厂商都想从中分一杯羹，所以……”她稍稍一顿，微笑道，“我们必须主动提高宏远招标的门槛，然后再杀出一条血路。”这话里的意思就如同它听起来一样血腥！

如果真的按照林烟的想法来，能玩得起的厂家就不剩几个了，连宁氏企业都有些吃力，这实在是个非常冒险的建议……会议室内彻底安静下来，众人震惊于林烟的大胆设想，都不知该如何反应。

一阵安静之中，后门处突然响起响亮的掌声——沈沉舟阔步进来，藏在镜片后的眼神很亮，亮得像是在注视一件稀世珍宝。

那道视线太过熟悉，林烟下意识地偏头避开。

见林烟有意躲避自己，沈沉舟脸色微沉，转而望向底下的众人，说道：“这个项目



对公司来说意义很重大，如果顺利，它就是今年公司的收官之作，也能为明年开个好局，而你们也将是安信的功臣。林烟，你全权负责此事，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至于你的婚假……我会给你补两个月。”

每逢艰苦卓绝的战役，指挥官都会鼓舞人心，人是热血的，容易被感染，沈沉舟深谙此道。

此时，会议室中群情激昂，唯独林烟立在那儿，不言不语，就像一个置身事外的陌生人——可她明明才是那个发起者。

这一刻，她没有激动，没有高兴，只有无尽的彷徨与迷茫。她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走得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要不要对沈沉舟坦白自己的婚姻，更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留在这里……

或许，她打心底里并不是放不下安信，她真正放不下的，是自己那场无望的爱恋。

他们分开那天，林烟并没有哭，她只是告诉沈沉舟她要留下来，就在他眼皮子底下使劲恶心他，她想让他看见自己过得很好。

可是分开这一年，林烟甚至连正眼看他的勇气都没有，更不用说触碰那段回忆了。在这段感情里，真正受伤的只有她一个人，只有她被遗弃在过去，看不到未来……

晚上下班后，沈沉舟提议请整个项目组吃饭。

林烟自然不愿意去，可她毕竟是项目组的头，不去未免有些打击士气。

饭店门口，林烟站在金碧辉煌的招牌底下，皱了皱眉。

金玉满堂？还真是个烂大街的名字！

“老板是想讨个好彩头。”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林烟扭过头，就见沈沉舟站在自己身旁，眉目俊朗，一如当年。

他冲她微笑，这个笑容仿佛穿越了无数个疼痛难忍的深夜，清晰如昨。

林烟心口一疼，忙别过脸。

“林烟，我……”沈沉舟手指微动，最终又无力垂下。

林烟最怕他这样说话，当即冷下脸，冷声道：“沈总有事？”

沈沉舟顿了一下，勉强微笑道：“林烟，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一直是我的……”

林烟心头一跳。

“沈先生，你好。”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了沈沉舟的话，也打断了林烟怦然心动的感觉。

林烟循着声音望过去，竟然是宁则远！

他从车上走下来，还穿着白天那件挺括的黑色大衣，身形修长。他那英俊的脸在逆光之中显得有些模糊，唯独那双深邃的眼眸很清晰，冷漠中带着一点凌厉。他的视线扫过沈

沉舟的手，又淡淡地扫过林烟……

林烟勾起一道讥笑。

那个慢慢走近的高大身影每走近一步，就有更多无形的压力朝着林烟袭来。

这个人简直就是一座冰山，还是长了脚、会自己移动的那种。这么一想，林烟倒又不怕他了。

宁则远半眯着眼，走到林烟身旁，停住脚步，稍一低头就能看见林烟那漂亮的脖子。

林烟今天穿的是一件浅灰色的呢子连衣裙，一字领口，正好露出她那纤细的脖颈，在丝巾的掩映下，漂亮的锁骨若隐若现。

这样其实很好看，偏偏宁则远觉得碍眼：穿得这么招摇，又想勾搭谁？沈沉舟吗？还是那个丝巾店的男店员？又或是他不知道的某个人？

宁则远默默收回视线，两个男人开始极其客套地寒暄。

以宁则远的身份，真的没必要在大门口应酬他们俩。林烟以为他很快就会离开，她也不担心他会说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那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

可林烟万万没想到，他和沈沉舟竟然聊得很开心，还约好时间一起钓鱼！

前男友和现任丈夫……要命啊！

林烟站在旁边，觉得既尴尬又难熬，只想让这位赶紧走——他再不走，她就要开溜了！

宁则远的眼角余光扫到林烟心不在焉的模样，心想，她居然连应付他都不肯？

宁则远眼底闪过一丝不快，偏头沉沉看了林烟一眼，对着沈沉舟说：“沈先生，这位……”

既然话头朝她抛过来了，她也只能硬着头皮说：“宁董，你好，我是安信的林烟。”

“嗯，林小姐……”

宁则远故意停顿了几秒，见林烟瞪眼望着自己，心里默默“咻”了一声，然后好整以暇地说：“林小姐，很高兴见到你。”说着，他极有风度地冲林烟点头微笑，这才领着助理走开。

这个人虽然彬彬有礼，可林烟总觉得他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既阴鸷又骇人，透着威胁。看来，他不是一座冰山，而是一枚移动的人肉炸弹！

“听说你们今天去宏远碰到他了？”沈沉舟忽然问道。

林烟点头。

“看来宁氏很重视这个项目。”沈沉舟略一思索，又疑惑地问道，“你们认识？”

“不认识！”林烟回答得干脆利落。

而这几个字恰好飘到走出不远的宁则远耳中，他的目光沉了下来。

虽然他不喜欢这个女人，可她好歹也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听见她现在这样急于撇清他



们之间的关系，他心里难免有些不痛快。

“金玉满堂”里，安信要了一个大包厢，一共四桌，非常热闹。

林烟作为项目负责人，被众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敬酒。

酒过三巡，她白皙的脸上便显出两团红晕，乌黑发亮的眼睛里流淌的全部是浓浓的酒意。

其间，沈沉舟试图替她挡酒，却被她回绝了：“沈总，我很好，真的，我很好。”她用力地说着，试图要证明什么。

沈沉舟眼光暗了下来，给林烟的助理丁晓白使了个眼色。丁晓白会意，主动拦下好几个人，林烟这才得空。她觉得浑身燥热，就起身出门，想透透气。

为了配上这极具土豪气息的名字，“金玉满堂”的走廊全都被刷成金色，每个包厢门上都金玉镶嵌的，极尽土豪之风，走廊尽头的洗手台是用大理石制成的，连水龙头都是金的——果然，有钱就是任性！

林烟撇撇嘴，默默摇头。

她洗完手，又沾了些凉水往脸上拍。

好舒服啊！林烟满意地叹了一口气，索性低下头洗了把脸，再抬起头的时候就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有些潮红，水珠顺着脸颊滑下来，让她看起来像个溺水者。

可让她觉得恐怖的不是她的脸，而是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她身后的那个人。

宁则远抿着唇，漠然地盯着她——动作轻得像个鬼似的！

林烟吓了一跳，回过头，没好气地说：“你离我远点！”

宁则远不可思议地挑眉，道：“林烟，是你挡着我！”

林烟“哦”了一声，往后退了一步，可她头晕晕的，一个不稳就要倒下去。宁则远皱了皱眉，伸手扶了她一把，结果这么一扶，她身上的酒意就通通冲着他飘过来，他不悦道：“你喝了多少酒？”

“要你管？”

“不许再喝了！”

“要你管？”

“你……”

宁则远太阳穴突突地跳着，隐隐生疼，眉心直接拧成一个“川”字——他叱咤商场这么多年，还没在口头上输过，唯独和这个女人说不清！

宁则远愤愤地甩手，不愿再搭理这个醉酒的疯女人。

林烟嗤笑一声，一转头就见丁晓白走过来：“烟姐，你怎么样？”

“没事，里面有些闷，我出来透透气。”林烟笑着回应。

步子都不稳了还说没事，简直鬼话连篇！宁则远立在洗手池前，在镜中淡淡地看了林